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一

明 陸楫 編

說畧十七

雜記十七

清尊錄

宋 廬布

政和初冀州客次中或言某官之家有異事語未畢而某官者至因自言某妻生一男一女而死某既再娶矣一日亡妻忽空中有聲如小兒吹呌子狀三二日輒一

至某問之曰君亦有形乎曰有之即見形如平生叙舊
感泣然近人輒引去常相距十許步因謂曰昔為夫婦
今忍不相親於是相與坐堂中某起執其手則堅冷如
冰鐵妻勃然掣手去後五日乃復來愠曰前日遽驚我
何耶某再三謝之竟不可近久之後妻忽夢其先祖云
汝夫前妻為怪乃陰府失收耳今已召捕且獲後數日
果絕

建炎初關陝交兵京西南路安撫使司檄諸郡凡民家

畜三年以上糧者悉送官違者以乏軍興論金州石泉
縣民楊廣貲鉅萬積粟支三十年因是悵悵得疾廣故
豪橫兼并其鄉鄰甚患苦之既病篤絕惡見人雖妻子
不得見自隙窺之則時捽所藉稻藁而食累日所食方
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捷躅者家人亟呼匠欲
啓棺匠曰此非魑活殆必有怪勿啓其子不忍啓之則
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繫之隙屋中一
日其子婦持草飼驢忽跳齧婦臂流血婦羸暴忿怒取

抹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興元民有得闌遺小兒者育以為子數歲美姿首民夫婦計曰使女也教之歌舞獨不售數十萬錢邪婦曰固可詐為也因納深屋中節其食飲膚髮腰步皆飾治之比年十二三嫣然美女子也攜至成都教以新聲又絕警慧益秘之不使人見人以為奇貨里巷民求為妻不可曰此女當歸之貴人於是女僧及貴游好事者踵門

一覲面輒避去猶得錢數千謂之看錢久之有某通判者來成都一見心醉要其父必欲得之與直至七十萬錢乃售既成券喜甚置酒與客飲使女歌侑酒夜半客去擁而致之房男子也太驚遣人呼其父母則遁去不知蹤跡告官召捕之亦卒不獲時張子公尹蜀云

鄭州進士崔嗣復預貢入都距都城一舍宿僧寺法堂上方睡忽有聲叱之者嗣復驚起視之則一物如鶴色蒼黑目炯炯如燈鼓翅大呼甚厲嗣復皇恐避之廡下

乃止明日語僧對曰素無此怪第旬日前有叢樞堂上者恐是耳嗣復至都下為開寶一僧言之僧曰藏經有之此新死屍氣所變號陰摩羅鬼此事王碩侍郎說狄氏者家故貴以色名動京師所嫁亦貴家明艷絕世每燈夕及西池春遊都城士女謹集自諸王邸第及公侯戚里中貴人家常幕車馬相屬雖歌姝舞姬皆飾瑤翠佩珠屏覽鏡顧影人人自謂傾國及狄氏至靚粧却扇亭亭獨出雖平時妬悍自銜者皆羞服至相忿詆輒

曰若美如狄夫人邪乃敢凌我其名動一時如此然狄氏資性貞淑遇族遊羣飲澹如也有滕生者因出遊觀之駭慕喪魂魄歸悵悵不聊生訪狄氏所厚善者或曰尼慧澄與之習生過尼厚遺之日日往尼愧謝問故生曰極知不可幸萬分一耳不然且死尼曰試言之生以狄氏告尼笑曰大難大難此豈可動邪具道其決不可狀生曰然則有所好乎曰亦無有唯旬日前屬我求珠璣頗急生大喜曰可也即索馬馳去俄懷大珠二囊示

尼曰直二萬緡願以萬緡歸之尼曰其夫方使北豈能遽辦如許償邪生亟曰四五千緡不則千緡數百緡皆可又曰但可動不願一錢也尼乃持詣狄氏果大喜玩不已問須直幾何尼以萬緡告狄氏驚曰是纔半直爾然我未能辦奈何尼因屏人曰不必錢此一官欲祝事耳狄氏曰何事曰雪失官耳夫人弟兄夫族皆可為也狄曰持去我徐思之尼曰彼事急且投他人可復得邪姑畱之明旦來問報遂辭去且以告生生益厚餉之尼

明日復往狄氏曰我為營之良易尼曰事有難言者二萬緡物付一禿媼而客主不相問使彼何以為信狄氏曰奈何尼曰夫人以設齋來院中使彼若邂逅者可乎狄氏頷面搖手曰不可尼愠曰非有他但欲言雪官事使彼無疑耳果不可亦不敢強也狄氏乃徐曰後二日我亡兄忌日可往然立語亟遣之尼曰固也尼歸及門生已先在詰之具道本末拜之曰儀秦之辯不加於此矣及期尼為齋具而生匿小室中具酒殽俟之晡時狄

氏嚴飾而至屏從者獨攜一小侍兒見尼曰其人來乎
曰未也唄祝畢尼使童子主侍兒引狄氏至小室褰簾
見生及飲具大驚欲避去生出拜狄氏答拜尼曰郎君
欲以一卮為夫人壽願勿辭生固頎秀狄氏頗心動睇
而笑曰有事第言之尼固挽使坐生持酒勸之狄氏不
能却為酬卮即自持酒酌生生因徙坐擁狄氏曰為子
且死不意果得子擁之即幃中狄氏亦歡然恨相得之
晚也比夜散去猶徘徊顧生挈其手曰非今日幾虛作

一世人夜當與子會自是夜輒開垣門召生無闕夕所以奉生者靡不至惟恐毫絲不當其意也數月狄氏夫歸生小人也陰計已得狄氏不能棄重賄伺其夫與客坐遣僕入白曰某官嘗以珠直二萬緡賣第中久未得直且訟于官夫愕眙入詰狄氏語塞曰然夫督取還之生得珠復遣尼謝狄氏我安得此貸于親戚以動子耳狄氏雖恚甚終不能忘生夫出輒召與通逾年夫覺閑之嚴狄氏以念生病死余在太學時親見

崇寧中有王生者貴家之子也隨計至都下嘗薄暮被酒至延秋坊過一小宅有女子甚美獨立于門徘徊徙倚若有所待者生方注目忽有驄騎呵衛而至下馬於此宅女子亦避去匆匆遂行初不暇問其何姓氏也抵夜歸復過其門則寂然無人聲循牆而東數十步有隙地大餘蓋其宅後也忽自內擲一瓦出拾視之有字云夜於此相候生以牆上剝粉戲書瓦背云三更後宜出也復擲入馬因稍退十餘步伺之少頃一男子至周視

地上無所見微歎而去既而三鼓月高霧合生亦倦睡
欲歸矣忽墻門軋然而開一女子先出一老媪負筇從
後生遽就之乃適所見立門首者熟視生愕然曰非也
回顧媪媪亦曰非也將復入生挽而却之曰汝為女子
而夜與人期至此我執汝詣官醜聲一出辱汝門戶我
邂逅遇汝亦有前緣不若從我去女泣而從之生攜歸
逆旅匿小樓中女自言曹氏父早死獨有已一女母鍾
愛之為擇所歸女素悅姑之子某欲嫁之使乳媪達意

於母母意以某無官弗從遂私約相奔墻下微歎而去者當是也生既南宮不利遷延數月無歸意其父使人詢之頗知有女子偕處大怒促生歸局之別室女所齎甚厚大半為生費所餘與媼坐食垂盡使人訪其母則以亡女故抑鬱而死久矣女不得已與媼謀下汴訪生所在時生侍父官閩中女至廣陵資盡不能進遂隸樂籍易姓名為蘇媛生游四方亦不知女安否數年自浙中召赴闕過廣陵女以倡侍燕識生生亦訝其似女屢

目之酒半女捧觴勸不覺兩淚墮酒中生悽然曰汝何
以此女以本末告淚隨語零生亦媿歎流涕不終席
辭疾而起密召女納為側室其後生子仕至尚書郎歷
數郡生表弟臨淮李從為余言

大桶張氏者以財雄長京師凡富人以錢委人權其子
而取其半謂之行錢富人視行錢如部曲也或過行錢
之家設特位置酒婦女出勸主人皆立侍富人避謝強
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張氏子年少父母死主家事未娶

因祠州西灌口神歸過其行錢孫助教家孫置酒數行
其未嫁女出勸容色絕世張目之曰我欲娶為婦孫皇
恐不可且曰我公家奴也奴為郎主丈人隣里笑怪張
曰不然煩主少錢物耳豈敢相僕隸也張固豪侈奇衣
飾即取臂上古玉條脫與女且曰擇日納幣也飲罷去
孫隣里交來賀曰有女為百萬主母矣其後張別議婚
孫忿勢不敵不敢往問期而張亦恃醉戲言耳非實有
意也逾年張婚他族而孫女不肯嫁其母曰張已娶矣

女不對而私曰豈有信約如此而別娶乎其父乃復因張與妻祝神曰并邀飲其家而使女窺之既去曰汝見其有妻可嫁矣女語塞去房內蒙被卧俄頃即死父母哀慟呼其鄰鄭三者告之使治喪具鄭以送喪為業世所謂作作行者也且曰小口死勿停喪即日穴壁出瘞之告以致死之由鄭辦喪具見其臂有玉條脫心利之乃曰某一園在州西孫謝之曰良便且厚相酬號泣不忍視急揮去即與親族往送其殯而歸夜半月明鄭發

棺欲取條脫女蹶然起顧見鄭曰我何故在此亦幼識鄭鄭以言恐曰汝之父母怒汝不肯嫁而念張氏辱其門戶使我生理汝於此我實不忍乃私發棺而汝果生女曰第送我還家鄭曰若歸必死我亦得罪矣女不得已鄭匿他處以為妻完其殯而徙居州東鄭有母亦喜其子之有婦彼小人不暇究所從來也積數年每語及張氏猶忿恚欲往質問前約鄭每勸阻防閑之崇寧元年聖端太妃上仙鄭當從御宴至永安將行祝其母勿

令婦出遊居一日鄭母晝睡孫出僦馬直詣張氏門語其僕曰孫氏第幾女欲見某人其僕徃通張驚且怒謂僕戲已罵曰賤奴誰教汝如此對曰實有之乃與其僕俱徃視焉孫氏望見張跳踉而前曳其衣且哭且罵其僕以婦女不敢徃解張以為鬼也驚走女持之益急乃擘其手手破流血推仆地立死僦馬者恐累也徃報鄭母母訴之有司因追鄭對獄具狀已而園陵復土鄭發冢罪該流會赦得原而張實推女而殺之雜死罪也雖

奏獲貸猶杖脊竟憂畏死獄中時吳拭顧道尹京有其
事云

建炎初劇盜張遇起江淮間所至噬螯無噍類衆且數十萬其裨將馬吉者狀絕偉善用兵然頗仁慈每戒軍士勿妄殺人曰為盜脫饑耳得食則已奈何廣殺凡虜獲士人及僧道輒條別善遇之有疾病視其起居飲食甚篤士卒得女以獻者置別室訪其親戚還之無所歸者擇配嫁娉由是遇帳下譖之曰是收軍情者遇怒掃

場欲斬之呼至數其罪嘻笑自若曰賊殺賊豈須有罪
邪何云云如是我死固分耳既就地坐瞑目合爪視之
死矣遇雖殘忍亦為變色左右至流涕古稱得道至人
以至佛菩薩多隱盜賊牢獄屠釣中以其救人如吉殆
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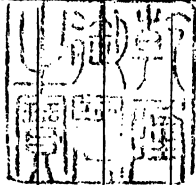
富鄭公謝事居洛一日邵康節來謁公已不通客惟戒
門者曰邵先生來無早晚入報是日公適病足卧小室
延康節至卧床前康節笑曰他客得至此邪公亦笑指

康節所坐胡牀曰病中心怵怵雖兒子來立語遣去此一胡床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曰更取一胡床來公問故答曰日正中當有一綠衣少年騎白馬候公公雖病強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史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閤人曰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午果范祖禹夢得來遂延入問勞稠疊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碌碌無足言然羸懷朴忠他時筆削必累君願少留意夢得惶恐巨測避席謝後十餘年修裕陵實錄夢得竟

為修撰鄭公傳此事尹侍郎說

雷申錫者江西人紹興中一舉中南省高第廷試前三
日客死都下捷音與計踵至鄉里其妻日夜悲哭忽一
夕夢申錫如平生自言我往為大吏有功德於民故累
世為士大夫然嘗誤入死囚故地下罰我凡三世如意
時暴死前一世仕久連蹇後忽以要官召纔入都門而
卒今復如此凡兩世矣要更一世乃能以償宿譴耳其
事可以為治獄者之戒

右清尊錄廉宣仲布所撰或謂陸公務觀所作非也蓋
二公同時後人因誤指耳至大改元三月華石山人識



古今說海卷一百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至
六

詳校官中書臣吳璫

負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校對官學正臣周鏐

謄錄監生臣馬步蟾

謄錄監生臣沈應麟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

明陸楫編

說畧十八

雜記十八

睽車志

宋郭象

長安近城官道之側有大古墓以當行人常所往來故獨久存不毀建炎初寇亂有人發之得古銅鐘鼎之屬甚多驗款識皆三代物冢為隧道窟室土堅如石周匝

皆刻成人物侍衛之狀其冠服丈夫則幘頭婦人則段紵衣皆寬袖頗類今制而小異乃知數千載前冠服已嘗如此

龍舒人劉觀任平江許浦監稅其子堯舉字唐卿因就嘉禾流寓試僦舟以行舟人有女堯舉調之舟人防閑甚密無由得間既引試舟人以其重局棘闌無他慮也日出市貿易而試題適唐卿私課既得意出院甚早比兩場皆然遂與舟女得諧私約觀夫婦一夕夢黃衣二

人馳至報榜云郎君首薦觀前欲視其榜傍一人忽掣去云劉堯舉近作欺心事天符殿一舉矣覺言其夢而協頗驚異俄而拆卷堯舉以雜犯見黜主文皆歎惜其文既歸觀以夢語之且詰其近作何事匿不敢言次舉果首薦于舒然至今未第也

岳侯死後臨安西溪寨軍將子弟因請紫姑神而岳侯降之大書其名衆已驚愕請其花押則宛然平日真迹也復書一絕云經畧中原二十秋功多過少未全酬丹

心似石今誰憇空有遊魂徧九州秦相聞而惡之擒治其徒流竄者數人有死者

常州一村媼老而盲家惟一子一婦婦一日方炊未熟而其子呼之田所婦囑姑為畢其炊媼盲無所覩飯成捫器貯之誤得溺器婦歸不敢言先取其當中潔者食姑次以餉夫其親器臭惡者乃以自食良久天忽晝瞑覩面不相覩其婦暗中若為人攝去俄頃開明身乃在近舍林中懷掖間得小布囊貯米三四升適足供朝晡

明旦視囊米復如故寶之至今

治平丁未漳州地震裂長數十丈濶丈餘有狗自中出視其底皆林木枝葉蔚然

程迥者伊川之後紹興八年來居臨安之後洋街門臨通衢垂簾為蔽一日有物如燕瞥然自外飛入往著于堂壁家人就視乃一美婦人僅長五六寸而形體皆具容服甚麗見人殊不驚小聲歷歷可辨自言我玉真娘子也偶至此非為君崇苟能事我亦甚善其家乃就壁

為小龕香火奉之頗能預言休咎皆驗好事者爭往求觀人輸百錢乃為啓龕至者絡繹小阜程氏矣如是暮年忽復飛去不知所在

紹興初福建寇亂賊魁曰張義張萬全葉百三凶焰頗盛提行李稷臣諭降之二張譖葉於稷臣且言初無降意將復為變稷臣信之乃植大柱於通衢取葉以鐵索鎖縛於柱熾炭圍繞醢和五辛飲之備極楚毒稷臣躬臨視之葉大呼曰我已就降何罪至此體皆焦爛乃死

自是稷臣每獨坐時見葉在側大惡之後三年稷臣徧體生瘡庖狀如火灼痛不可忍竟卒

宗左藏覲嘗言家故澤州有第宅園圃墻角有古冢因治地及之得一石誌題曰郡守李公之墓疊石為藏棺中朽骨一具無他物而棺之側斲石為乳婢抱哺一嬰兒不知其何為也

向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婦以為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隨而詈之遂批其

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衣冠以自別異

宣和間沂密有優人持二子號曰鬚孩兒年各六七歲童首而長鬣所至觀者如堵自云其婦孿生此二子生而有髭亦不知優人所自來後失所在尋而金人入寇蓋人妖也

金亮末年自製尖鞞頭極長銳云便於鎗而足指所不及謂之不到頭又為短鞭僅存其半謂之沒下稍其後渝

盟犯順果為其下所戕死于江上

劉先生者河朔人年六十餘居衡嶽紫蓋峰下間出衡山縣市從人丐得錢則市鹽酪以歸盡則更出日攜一竹籃中貯大小筆梭帚麻拂數事遍遊諸寺廟拂拭神佛塑像鼻耳竅有塵土即以筆拭出之率以為常環百里人皆熟識之縣市一富人嘗贈一衲袍劉欣謝而去越數日見之則故褐如初問之云吾幾為子所累吾常日出菴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之後不

衣而出則心繫念因市一鎖出則鎖之或衣以出夜歸則牢關以備盜數日營營不能自決今日偶衣至市忽自悟以一袍故使方寸如此是大可笑適遇一人過前即脫與之吾心方坦然無復繫念嘻吾幾為子所累矣嘗至上封歸路遇雨視途邊一冢有穴遂入以避會昏暮因就寢夜將半睡覺雨止月明透穴照壙中歷歷可見甕甕甚光潔北壁惟白骨一具自頂至足俱全餘無一物劉方起坐少近視之白骨條然而起急前抱劉劉

極力奮擊乃零落墮地不復動矣劉出每與人談此異
或曰此非怪也劉真氣壯盛足以翕附於枯骨耳今兒
童拔雞羽置之懷以手指上下引之隨應羽稍折斷即
不應亦此類也

古今說海卷一百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

明 陸楫 編

說畧十九 雜記十九

話腴 宋陳郁

藝祖微時日詩云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
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却殘星趕却月國火潤飾之云未
離海嶠千山黑才到天心萬國明文氣卑弱不如元作

真西山鎮溫陵有海寇猖獗令鎮將王大受將卒五百擒獲其趙某等三渠魁及從賊百餘輩大受歸傷重而沒趙宗子也始皆疑西山未易處閱數日獄成西山引諸囚入教場縛二渠魁於中掩其心令諸軍射箭如蝟而賊未死或斬或捶次第而畢惟置趙於傍觀之次凌遲二渠魁且以心肝祭大受訖補其二子以指揮使又配其二女以良壻賞罰兼行士民驚服皆以為趙可生也事畢西山呼趙問之趙稱宗室不絕西山曰宗室為賊

首則非宗室矣宜正以王法決交脊二百而死

南康縣外二十里許有劉氏女少而慧父母初以許蔡
無故絕蔡而許吳吳亡又以許蔡女曰吾一身而三許
人何顏登人門戶投潭水而死鄉社立賢女祠今存焉
菱芡皆水物也胡為菱寒而芡暖蓋菱花開必背日芡
花開必向日故也桃杏雙仁者必殺人其花本五出有
六出必雙仁而殺人矣反常故也木實之蠹者必不沙
爛沙爛者必不蠹而能浮若不浮者亦殺人蓋既沙爛

則不能蘊畜而生蟲瓜至甘而不蠹者以其沙也有物有則若可窮矣

馬友犯長沙向薌林捍之不敵而潰道遇友別將方舟而來家人輩惶懼知弗脫矣賊指求薌林愛妾妾聞命無懼色自語賊曰必欲我當以車馬來賊許之妾即盛飾以待家人駭之然猶謂其往可以紓難頃刻肩輿至即奮而登既過河望賊舟不甚相遠妾忽語輿卒欲少止羣卒乃弛轎妾一躍入水急援之已絕矣賊相顧不

發薊林亦悠然而去

岳鄂王飛謝收復河南赦及罷兵表畧曰戎狄不情虎狼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溪壑之求暫圖安而解倒垂猶云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又曰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懷猶豫以致疑蓋無事而請和者謀恐卑辭而厚幣者進願定規於至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幽燕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首以稱藩未

幾金渝盟河南復陷後六十年得金之南遷錄見當時
諸酋議論銳意為取江南之計歸三京以誘吾歸兵於
平地吾保河南則江南必虛若吾不守河南則是彼嘗見
歸吾自棄置遺民當自歸曲於吾矣敵謀若此鄂武穆
之料敵信不妄云

徽廟一日幸來夫人閣就灑翰于小白團扇書七言十
四字而天恩稍倦顧在側璫云汝有能吟之客可令續
之乃薦鄰里太學生既宣入內侍省恭讀宸製不知指

意乞為取旨或續句呈或就書扇左上曰朝來不喜餐
必惡阻也當以此為詞以續于扇續進上大喜會將策
士生時未奏名徑使造庭賜以第馬上御詩曰選飯朝
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生續曰人間有味俱嘗遍
只許江梅一點酸

唐李涉過皖口之西遇大艦遏其征數十人持兵仗問
是何人從者曰李涉博士船也其豪首曰若是李涉聞
詩名已久但希一篇金帛非敢取也李乃贈一絕云暮

雨蕭蕭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于今半是君

真廟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羣名御愛檜然橫礙殿簷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時以為瑞

諸葛武侯薦馬超於先主關羽恐其出己右移書問之武侯曰可與翼德並驅爭衡然非髯將軍比也羽聞而喜余謂武侯此語既不掩超之美又有以結羽之心深沉大畧可涯涘邪當其兵數敗衄時下教曰今非將不

善兵不衆而敗蓋亮未聞過耳諸君攻亮之過則兵決
可勝夫人有失誰不懷忌而武侯獨願聞其過豈不誠
大丈夫哉

明之象山士子史本有木犀忽變紅色異香因接本獻
闕下高廟雅愛之畫為扇面仍製詩以賜從臣云月宮
移就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
一點為君開又云秋入幽巖桂影團香深栗栗照林丹
應隨王母瑤池宴染得朝霞下廣寒自是四方爭傳其

本歲接數百史氏由此昌焉一卉之微香色稍異能動至尊入品題且昌其主可以人而不如木乎

世論多以阮籍為放曠不羈之士守禮法者羞言之蓋以迹而不以心也余見其沉酣不理若與世違然觀漢楚戰場則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豈忘慮於世變哉口不臧否然待人以青白眼豈無意於人物哉居喪飲酒食肉然慟哭則嘔血數斗豈不情於哀戚哉當其王室不競強臣擅威戮大臣如刺犬豕故張華衛瓘以清

直死嵇康以高簡死王衍以清談死陸機陸雲以俊才
死至文帝將求婚鍾會欲詢以時事而致之罪而籍終
皆以沉湎避其察微見遠寄託保身非高出數子之上
其能脫屣於禍穽哉吁善觀人者當考其迹而逆察其
心乃可也

曲帥端統兵日有叔父必欲居將列以功名自見力止
之不聽遂以偏將出戰後竟敗歸端勞傷撫殘之餘軍
正以將叔敗告謂當伏誅不免委諸法既誅矣端乃成

服發喪其祭文曰嗚呼斬叔者涇原統制祭叔者姪兒
曲端尚享士莫不畏服又方秦丞相殺諸公時趙公鼎
薨於謫所有名士大夫遣祭於道間秦聞而索之將羅
織以罪而其文止叙年月日具位姓名致祭於某官之
靈嗚呼哀哉尚饗而已秦竟不得而罪焉

建炎樞密聶昌臨川人也上庠釋褐出身元名山御筆
改今名朝廷令往河北割地尼雅滿撤傘而後見昌云
彼此皆王臣也平交耳安有令撤傘之禮竟不從尼雅

滿亦莫之屈當時河北百姓不肯割土昌因與虜爭死
之謚榮愍

明之慈谿縣西北有慶安寺寺前有古松夾道綿亘數
里望之如蒼雲其一最巨而奇蜿蜒若龍飛偃如蓋臨
池之上寺後有泉出於深谷僧以巨竹連筒引行數里
支分於松下石池溢入於溪舒龍圖亶有詩云門前屏
障遶潺湲付與林僧夜定還松蓋作雲遮十里竹龍行
雨出千山白公香火蓮開後謝氏池塘草夢間我亦鳳

鳳臺上客圖閒却笑未能閒其後邑長沈時升有造舟
之後睥睨茲松將斤焉里士馮文學輒作詩以遺沈賴
以不伐松因詩而壽焉詩曰寒松一榦老蒼蒼古寺門
前歲月長匠伯偶圖舟楫利禪翁方患斧斤傷得全此
日同齊櫟弗剪他年比召棠可但與君期久遠相將俱
列大夫行

寫照非畫物比蓋寫形不難寫心惟難也夫帝堯秀眉
魯僖司馬亦秀眉舜重瞳項羽朱友敬亦重瞳沛公龍

顏穉叔夜亦龍顏世祖日角唐高祖亦日角文皇鳳姿
李相國亦鳳姿尼父如蒙魑陽虎亦如蒙魑竇將軍鳶
肩駱賓王亦鳶肩揚食我熊虎之狀班定遠乃虎頭司
馬懿狼顧周嵩乃狼抗若此者寫之似足矣故曰寫形
不難夫寫屈原之形而肖矣儻筆無行吟澤畔懷忠不
平之意亦非靈均寫少陵之貌而是矣儻不能筆其風
騷冲澹之趣忠義傑特之氣峻潔葆麗之姿竒僻膽博
之學離寓放曠之懷亦非浣花翁蓋寫其形必傳其神

傳其神必寫其心否則君子小人貌同心異貴賤忠惡
奚自而別形雖似何益故曰寫心惟難

古今說海卷一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四

明 陸楫 編

說畧二十

雜記二十

朝野僉載

唐張鷟

周洛州司倉嚴昇期攝侍御史於江南道巡察性嗜水
獮肉所至州縣烹宰極多小事大事入金則弭凡到處
金銀為之踊貴故江南人號為金牛御史

周春官尚書閤知微和默啜司賓丞田歸道為副至牙
帳下知微舞蹈宛轉抱默啜靴鼻而吮之歸道長揖不
拜默啜大怒倒懸之經一宿乃放及歸與知微爭於殿
庭言默啜必不和知微堅執以為和默啜果反陷趙定
知微誅九族拜歸道夏官侍郎右拾遺良弼使入匈奴
坐帳下以不潔食之良弼食盡一盤放歸朝廷恥之

周文昌左丞孫彥高無他識用性頑鈍出為定州刺史
歲餘默啜賊至圍其郭彥高却鎖宅門不敢詣廳事大

案須徵發者於小窻內接入賊既乘城四入彥高乃謂
奴曰牢關門戶莫與鑰匙其愚怯皆此類俄而陷沒刺
史之宅先殲焉

周契丹賊孫萬榮之寇幽州河內王武懿宗為元帥引
兵至趙州聞賊數千騎從北來乃棄兵甲南走邢州賊
退方更向前軍回至都置酒會郎中於御前嘲懿宗曰
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階騙去賊七百里偎牆獨自戰甲
仗總拋却騎猪正南窻上曰懿宗有馬何因騎猪對曰

騎猪者夾豕走也上大笑懿宗貌短醜故曰長弓短度箭

周左領軍權龍褒將軍不識忌日問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忌日於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房中褒大怒衝破我忌更陳牒改明朝好作忌日談者笑之

周推事索元禮時人號為索使訊囚作鐵籠頭聲

呼角切

其頭仍加楔焉多至腦裂髓出亦為鳳凰翅等以椽關

手足而轉之並研骨至碎亦懸囚於梁下以石縋頭其
酷法如此元禮故胡人薛師假父後生贓賄流死嶺南
唐監察御史李全交專以羅織為業臺中號為人頭羅
剎殿中號為鬼面夜叉訊囚引枷柄向前名為驢駒拔
枷縛枷頭著樹名曰犢子懸車兩手捧枷累磚於上號
為仙人獻果立高木之上枷向後拗之名玉女登梯
隋末深州諸葛昂性豪俠渤海高瓚聞而造之為設鷄
豚而已瓚小其用明日大設屈昂數十人烹猪羊等長

八尺薄餅濶大餘裹餡麤如庭柱盤作酒盃行巡自為
金剛舞以送之昂至後日屈瓚屈客數百人大設車行
酒馬行炙挫確斬膾破轆蒜齋唱夜叉歌師子舞瓚明
日復烹一子十餘歲呈其頭顧手足座客皆喉而吐
之昂後日報設先令要妾行酒妾無故笑昂叱下須臾
蒸此妾坐銀盤仍飾以脂粉衣以錦繡遂擘骹肉以啖
瓚諸人皆掩目昂於姪房間撮肥肉食之盡飽而止瓚
羞之夜遁而去昂富後遭離亂狂賊來求金寶無可給

縛於椽上炙殺之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之初下車問里正曰鷄子一錢幾顆曰三顆彪之乃遣取十千錢令買三萬顆謂里正曰吾未要且寄鷄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雞經數月長成令吏與我賣却一雞三十文半年之間成九十萬又問竹筍一錢幾莖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錢付之買得五萬莖又謂未須且林中養之至秋成五萬莖竹令賣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

唐滕王極淫諸官妻美無不嘗徧詐言妃喚即行無禮
時典籤崔簡妻鄭氏初到王遣喚欲不去懼王之威去
則被辱鄭曰昔愍懷之妃不受賊人之逼當今清泰敢
行此事邪遂入王中門外小閣王在其中鄭入欲逼之
鄭大叫左右曰王也鄭曰大王豈作如是必家奴耳取
一隻履擊王頭破抓面流血妃聞而出鄭氏乃得還王
大慙旬日不視事簡每日參候不敢離門後王衙坐簡
向前謝過王慙却入月餘日乃出諸官之妻曾被王喚

入者莫不羞之其壻問之無辭以對

唐杭州刺史裴有敝疾甚令錢唐縣主簿夏榮看之榮
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崇福以禳之崔夫人曰禳
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
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
敢言使君合有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
乍可死此事不相當也其年夫人暴亡敝更娶二姬

周大足年中泰州鄭家莊有一兒郎年二十餘日晏於

驛路上見一青衣女子獨行姿容姝麗郎君屈就莊宿
將衣被同寢至曉門久不開呼之不應於窻中窺之惟
有腦骨頭顱在餘並食訖家人破戶入一物不見於梁
上暗處有一大鳥衝門去或云羅刹魅也

唐柴駙馬紹之弟有材力輕趨迅捷躡身以上挺然若
飛十餘步乃止嘗著吉莫靴上磚城直至女牆手無扳
引又以足指緣佛殿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
了無障礙文武聖睿皇帝奇之曰此人不可以處京邑

出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飛

唐垂拱四年安撫大使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項君將
校等畧曰鴻名不可以謬假神器不可以力爭應天者
膺樂推之名背時者非見幾之主自祖龍御宇橫噬諸
侯任趙高以當軸棄蒙恬而齒劔沙丘作禍於前望夷
覆滅於後七廟墮圯萬姓屠原鳥思靜於飛陳作魚豈

安於沸水赫矣皇漢受命玄穹膺赤帝之禎符當素靈
之缺運俯張地紐彰鳳舉之符仰緝天綱鬱龍興之兆

而君潛遊澤國嘯聚水鄉矜扛鼎之雄逞拔山之力莫測天符之所會不知歷數之有歸遂奮關中之翼竟垂垓下之翅蓋實由於人事焉有屬於天亡雖驅百萬之兵終棄八千之子以為殷鑒豈不惜哉固當匿魄東峰收魂北極豈合虛承廟食廣費牲牢仁傑受命方隅循華攸寄今遣焚燎祠宇削平臺室使蕙櫨銷盡羽帳隨烟君宜速遷勿為人患檄到如律令遂除項羽廟餘神並盡惟會稽禹廟存焉

周則天時謠言曰張公喫酒李公醉張公者易之兄弟也李公者言王室也

周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牆而遁以告縣縣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

周舒州刺史張懷肅好服人精唐左司郎中任正名亦有此病

周郎中裴珪妻趙氏有美色曾就張璟藏卜年命璟藏
曰夫人目長而慢准相書猪視者淫婦人目有四白五
夫守宅夫人終以姦廢宜慎之趙笑而去後果與合宮
尉盧崇道姦沒入掖庭

唐宣城公主駙馬裴巽有外寵一人公主遣人執之截
其耳鼻剝其陰皮附駙馬面上并截其髮令廳上判事
集僚吏共觀之駙馬公主一時皆被奏降公主為郡主
駙馬左遷也

唐開元二年衡州五月頻有火災其時人盡皆見物大如甕赤如燈籠所指之處尋而火起百姓咸謂之火殃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乃酋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漢發兵用銅虎符及唐初為銀兔符以兔子為符瑞故也又以鯉魚為符瑞為銅魚符以佩之至僞周武姓也玄武龜也又以銅為龜符

柳州古桂陽郡也有曹泰年八十五偶少妻生子名曰

曾日中無影焉年七十方卒親見其孫子具說道士曹
體一即其從孫姪云的不虛故知邴吉驗影不虛也

古今說海卷一百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五

明 陸楫 編

說畧二十一

雜記二十一

古杭雜記

宋李有

理宗庚申賈似道初入相有人作詩云收拾乾坤一擔
擔上肩容易下肩難勸君高著擎天手多少傍人冷眼
看

晉郭璞錢塘天目山詩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
到錢塘海門一點巽峯起五百年間出帝王及高宗中
興建邦天目乃主山至度宗甲戌山崩京城騷動時有
建遷蹕之議者未幾宋鼎遂移有人作詩云天目山前
水齧磯天心地脉露危機西周浸冷觚棱月未必遷岐
說果非

開僖韓侂冑開邊隙至函其首以乞和太學有詩云晁
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

驛路有白塔橋印賣朝京里程圖士大夫往臨安必買以披閱有人題于壁曰白塔橋邊賣地經長亭短驛甚分明如何祇說臨安路不較中原有幾程

寶慶丙戌袁樵尹京於西湖三賢堂賣酒有人題壁曰和靖東坡白樂天三人秋菊薦寒泉而今滿面生塵土却與袁樵課酒錢

太學服膺齋上舍鄭文秀州人其妻寄以憶秦娥云花深深一勾羅襪行花陰行花陰閒將柳帶細結同心日

邊消息空沉沉畫眉樓上愁登臨愁登臨海棠開後望
到如今此詞為同舍見者傳播酒樓妓館皆歌之以為
歐陽永叔詞非也

婺州劉鼎臣赴省試臨行妻作詞名鷓鴣天云金屋無
人夜剪繒寶釵翻過齒痕輕臨行執手殷勤送襯取蕭
郎兩髻青聽祝付好看成千金不抵此時情明年宴罷
瓊林晚酒面微紅相映明

易祓字彥章譚州人以優校為前廊久不歸其妻作一

剪梅詞寄云染淚修書寄彥章貪做前廊忘却回廊功
名成遂不還鄉石做心腸鐵做心腸紅日三竿懶畫粧
虛度韶光瘦損容光何日得成雙羞對鴛鴦懶對鴛鴦
三山蕭軫登第榜下娶再婚之婦同舍張任國以柳梢
青詞戲之曰掛起招牌一聲唱采舊店新開熟事孩兒
家懷老子畢竟招財當初合下安排又不豪門買獸自
古道正身替代見任添差

理宗朝嘗欲舉行推回畝田之令有言而未行至賈似

道當國卒行之有人作詩曰三分天下二分亡猶把山
川寸寸量縱使一坵添一畝也應不似舊封疆又有作
沁園春詞云道過江南泥墻粉壁右具在前述何縣何
鄉里住何人地佃何人田氣象蕭條生靈憔悴經界從
來未必然唯何甚為官為已不把人憐思量幾許山川
沉土地分張又百年四蜀巉巖雲迷鳥道兩淮清野日
警狼煙宰相弄權姦人罔上誰念干戈未息肩掌大地
何須經理萬取千焉

蜀人文及翁登第後期集遊西湖一同年戲之曰西蜀
有此景否及翁即席賦賀新郎云一勺西湖水渡江來
百年酣醉回首洛陽花世界煙渺黍離之地更不復新
亭墮淚簇樂紅粧搖畫舫間中流擊楫何人是千古恨
幾時洗余生自負澄清志更有誰磻溪未遇傅巖未起
國事如今誰倚仗衣帶一江而已便都道江神堪恃借
問孤山林處士但掉頭笑指梅花蕊天下事可知矣
項羽廟在臨安近郡三衢十八里頭樟戴市市人失火

延及斯廟人有詩曰嬴秦久矣酷斯民羽入關中又火秦父老莫嗟遺廟毀咸陽三月是何人

淨慈寺乃祖宗功德院側有五百尊羅漢別創一田字殿安頓裝塑雄偉殿中有千手千眼觀音一位尤為精製其第四百二十二位阿濕毗尊者獨設一龕用黃羅為幙幙之傍置籤筒一座其像側身偃蹇便腹斜目覷人而笑臨安婦人祈嗣者必詣此炷香默禱以手摩其腹云有感應日積月久汗手加於泥粉之上其腹黑光

可鑒邪說誣民如此又假此以為題化之端歟掠民財不可勝計其無忌甚矣

史彌遠作相時士夫多以鑽刺得官伶人俳優者一人手執一石用一大鑽鑽之久而不入其一人以物擊其首曰汝不去鑽彌遠却來鑽彌堅可知道鑽不入也遂被流罪

舊傳三歲拜郊或明堂大禮所有在前誤國姦臣首級在大理寺者必以文祭蓋訛傳謂以污穢之物祭之其

實乃少牢也其文云國家於三年恩需汝雖誤國然今亦不忘汝之舊特用以祭繆傳若此豈朝廷寬大之恩哉

杭州市肆有喪之家命僧為佛事必請親戚婦人觀看主母則帶養娘隨從養娘首問來請者曰有和尚弄花鼓棒否請者曰有則養娘爭肯前去花鼓棒者謂每舉法樂則一僧三四鼓棒在手輪轉拋弄諸婦人競觀之以為樂亦誨淫之一端也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本賈涉之賤妾嘉定癸酉涉為萬安丞似道在孕不容於嫡縣宰陳履常新淦人也涉與之通家往來以情告之遂相與謀陳宰令其妻過丞廳之次諸妾環侍談話間因語丞妻以乏使令欲借知事一妾丞妻云惟所擇用陳妻遂指似道之母丞妻幸其去欣然許之即隨軒以歸縣衙及八月八日似道生於縣治賈承檄往他郡歸謁于宰始知之終不復入丞廳後改任雖攜似道歸鄉而其母竟流落及似道鎮維揚

子母方得聚會享富貴數十年咸淳甲戌以壽終似道
歸越治葬朝士貴戚設祭饌以相高為競有累至數丈
者裝祭之日以至顛死數人送葬者值水潦不問貴官
沒及腰膝不得自便雖理宗度宗山陵無以過之其冬
北兵渡江似道潰師

寶祐乙卯御史洪天錫劾內臣盧允升董宋臣疏不行
六月御筆御史丁大全除司諫御史陳大方除正言正
言胡大昌除侍御洪天錫遂左遷時天下目丁大全陳

大方胡大昌為三不吠之犬

溫陵呂中作國史要畧謂南渡之後一壞於紹興之檜
再壞於開禧之韓三壞於嘉定之史愚亦謂理宗四十
年在御一壞於嵩之再壞於大全三壞於似道也相之
壞國如此哉

古今說海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六

明 陸楫 編

說畧二十二

雜記二十二

蒙齋筆談

宋 郭景壁

楊朴魏野皆咸平景德間隱士朴居鄭州野居陝皆號能詩朴性癖常騎驢往來鄭圃每欲作詩即伏草中冥搜或得句則躍而出過之者無不驚真宗祀汾陰過鄭

召朴欲官之問卿來有以詩送行者乎朴揣知帝意
謬云無有惟臣妻一篇使誦之曰且休落魄貪杯酒更
莫猖狂愛作詩今日捉將官裏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帝
大笑賜束帛遣還山野和易通俗人樂從之游王魏公
當國尤愛之亦數相聞天禧末魏公屢求退不許野寄
以詩曰人間宰相惟三載君在中書十四年西祀東封
俱已了好來平地作神仙魏公亟袖以聞遂得謝朴死
無子而野有子開能襲父風年八十餘亦得長生之術

司馬溫公陝人閑死為誌其墓故世知野者尤多然皆一節之士世競於進取者不可時無此曹一二警勵之與指嵩少為仕途捷徑者異也

余守許昌時洛中方營西內門甚急宋昇以都轉運使主之其屬有李寔韓溶二人最用事宮室梁柱閭檻牕牖皆用灰布期既迫竭洛陽內外猪羊牛骨不充用韓溶建議掘漏澤園人骨以代昇欣然從之一日李寔暴疾死而還魂具言冥官初追証以骨灰事有數百人訟

於庭冥官問狀寔言此非我蓋韓溶忽有吏趨而出有頃復至過寔曰果然君當還然宋都運亦不免既白冥官而下所抱文字風動其紙畧有滅門二字後三日溶有三子連死其妻哭之哀又三日亦死而溶亦死昇時已入為殿中監未幾傳昇忽溺不止經日下數石而斃人始信幽冥之事有不可誣者是時范德孺卒纔數月其家語余近有人之鄆州夜過野中見有屋百許間如官府揭其榜曰西證獄問其故曰此范龍圖治西內事也

家亦有兆相符會有屬吏往洛余使覆其言於李寔亦然甚哉禍福可不畏乎

前史載李廣以殺降終不侯廣何止不侯蓋自不能免其身于公以治獄有陰德大其門閭而責報於天如符契然因果報應之說何必待釋氏而後知也

世傳歐希範五臟圖此慶厯間杜杞待制治廣南賊歐希範所作也希範本書生桀黠有智數通曉文法嘗為攝官乘元昊叛西方有兵時度王師必不能及乃與黨蒙幹嘯聚

數千人聲搖湖南朝廷遣楊旼討之不得乃以杞代杞入境即偽為招降之說與之通好希範猖獗久亦幸苟免遂從之與幹挾其酋領數十人皆至杞大為燕犒醉之以酒已乃執於坐上翊日盡磔於市且使皆剖腹剝其腎腸因使醫與畫人一一探索繪以為圖用是遷待制帥慶州未幾若有所覩一夕登園忽仆于園中家人急出之口鼻皆流血微言歐希範以拳擊我後三日竟卒杞有幹畧亦知書號能吏歐陽永叔為誌其墓

韓退之有木居士詩在衡州耒陽縣鰲口寺退之作此詩疑自有意其謂便有無窮求福人蓋當時固已尸祝之矣至元豐初猶存遠近祈禱祭祀未嘗輟一日邑中旱久不雨縣令力禱不驗怒伐而焚之一邑爭救不聽蘇子瞻在黃州聞而喜曰木居士之誅固已晚矣乃間有此明眼人乎過丹霞遠矣然邑人念之終不已後復以木做其像再刻之歲仍以祀或曰寺規其祭享之餘以故不能廢張芸叟謫郴州過見之以詩題於壁曰波

穿水透本無奇初見潮州刺史詩當日老翁終不免後
來居士欲奚為山中雷雨誰宜主水底蛟龍自不知若
使天年俱自遂如今已復有孫枝相傳以為口實余聞
蜀人言陳子昂閬州人州人祠子昂有陳拾遺廟語訛
為十姨不知何時遂更廟貌為婦人粧飾甚嚴謂之十
姨有禱亦或驗利之所在苟僅得豚肩卮酒子昂且屈
為婦人勉應之不辭新木居士亦何為不可乎聞者皆
絕倒

余居山間默觀物變固多矣取其灼然者如蚯蚓為百合麥之壞為蛾則每見之物理固不可盡解業識流轉要須有知然後有所向若蚯蚓為百合乃自有知為無知麥之為蛾乃自無知為有知蚯蚓在土中方其欲化時蟠結如毬已有百合之狀麥蛾一夕而變紛然如飛塵以佛氏論之當須自其一念真精之極因緣而有即其近者雞之伏卵固自出此今雞伏鴨乃如莊周所謂越雞伏鵠者此何道哉麥之為蛾蓋自蛾種而起因

以化麥非麥之能為蛾也由是而言之一念所生無論
善惡自有必至者后稷履人迹而生啓自石出此真實
語金光明經記流水長者盡化池魚皆得生天更復何
疑但恐人信不及爾

富鄭公少好道自言吐納長生之術信之甚篤亦時為
燒煉丹竈事而不以示人余鎮福唐嘗得其手書還元
火候訣一篇於蔡君謨家蓋至和間持其母服時書以
遺君謨者方知其持養大槩熙寧初再罷相守亳州公

已無意於世矣。圓照大本者，住蘇州瑞光方，以其道震東南。潁州僧正顯世，號顯華嚴者，從之得法，以歸鄭公。聞而致之於毫館於書室，親執弟子禮。一日旦起，公方聽事，公堂顯視室中有書櫃數十，其一扇鏽甚嚴，問之左右曰：「公常手自啟閉，人不得與意。」必道家方術之言，亟使取火焚之。執事者爭不得，公適至，問狀，顯即告之曰：「吾先為公去一大病矣。」公初亦色微變，若不樂者，已而意定。徐曰：「無乃太虐戲乎？」即不問。自是豁然，遂有得。

顯曰此非我能為公當歸之吾師乃以書謁通圖照故世言公得法大本然公晚年於道亦不盡廢薨之夕有大星隕於寢洛人皆共見此豈偶然哉

世傳神仙呂洞賓名巖洞賓其字也唐呂渭之後五代間從鍾離權得道權漢人邇者自本朝以來與權更出没人間權不甚多而洞賓蹤迹數見好道者每以為口實余記童子時見大父魏公自湖外罷官還道岳州客有言洞賓事者云近歲常過城南一古寺題二詩壁間

而去其一云朝遊岳鄂暮蒼梧袖有青蛇膽氣麤三八
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其一云獨自行時獨自
坐無限時人不識我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
過說者云寺有大古松呂始至時無能知者有老人自
松顛徐下致恭故詩云然先大父使余誦之後得李觀
所記洞賓事碑與少所聞正同青蛇世多言呂初由劍
俠入非是此正道家以氣鍊劍者自有成法神仙事渺
茫不可知疑信者蓋相半然是身本何物固自有主之

者區區百骸亦何足言棄之則為佛存之則為仙在去留間耳洞賓雖非余所得見然世要必有此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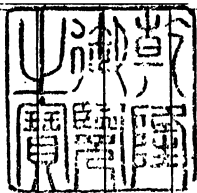
余少好藏三代秦漢間遺器遭錢塘兵亂盡亡之後有遺余古銅鳩杖頭色如碧玉因以天台藤杖為幹植之每置左右今年所親章徽州在平江有鬻銅酒器其首為牛制作簡質其間塗金隱隱猶可見意古之兕觥會余生朝章亟取為余壽余欣然戲之曰正患吾鳩杖無侶造物豈以是假之耶二物常以自隨往歲行山間使

童子操杖以從殆以為觀爾未必真須此物也邇來足力漸覺微陟降殆不可無時坐石間兒子輩環側輒倚杖使以觥酌酒而進即為引滿常亦自笑其癖頃有嘲好古者謬云以市古物不計直破家無以食遂為丐猶持所有顏子陋巷瓢號於人曰孰有太公九府錢乞一文吾得無似之耶

陶淵明所記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觀即是其處余雖不及至數以問湖湘間人頗能言其勝事云自晉宋來由

此上昇者六人山十里間無雜禽惟二鳥往來觀中未嘗有增損鳥新舊更易不可知耆老相傳自晉迄今如此每有貴客來鳥輒先號鳴庭間人率以為占淵明言劉子驥聞之欲往不果子驥見晉書隱逸傳即劉驥之子驥其字也傳子驥採藥衡山深入忘反見一澗水南有二石困其一閉一開開者水深廣不可過或說其間皆仙靈方藥諸雜物既還失道從伐木人問徑始能歸後欲更往終不復得大類桃源事但不見其人爾晉宋

間如此異亦頗多王烈石髓亦其一也鎮江茅山世以
比桃源余頃罷鎮建康時往遊三日按圖記問其故事
山中人人一指數皆可名然亦無甚奇勝處而自漢以
來傳之宜不謬華陽洞最知名纔為裂石闕不滿三四
尺其高三尺不可入金壇福地在其下道流云近歲劉
渾康嘗得入百餘步其言甚誇無可考不知何緣能進
韓退之未嘗過江而詩有煩君直入華陽洞割取乖龍
左耳來意當有為不止為洞言也



古今說海卷一百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一百七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吳璫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鉉

謄錄監生臣沈應麟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七

明 陸楫 編

說畧二十三

雜記二十三

文昌雜錄

闕名

禮部侍郎謝公言有一養珠法以今所作假珠擇光瑩
圓潤者取稍大蚌蛤以清水浸之伺其口開急以珠投
之頻換清水夜置月中蚌蛤采玩月華比經兩秋即成

真珠矣

禮部王員外言昔在金陵有一士子為魚鯁所苦累日不能飲食忽見賣白飴者因買食之頓覺無恙然後知飴能治鯁也後見孫真人書已有此方矣余知安州有鼎州通判柳應辰為余傳治魚鯁法以倒流水半盞先問其人使之應吸其氣入水中面東誦元亨利貞七遍吸氣入水飲少許即差亦嘗試之甚驗

禮部謝侍郎言乾山藥法刮去皮以厚紙裹掛於風中

最良又置焙籠中下鋪茅數寸以微火烘之亦佳作湯
點如新者乳香最難研先置壁罇中半日許入鉢乃不
粘祠部趙郎中亦云研乳香取指甲三兩片置鉢中尤
易末爾

禮部王負外言今謂面油為玉龍膏太宗皇帝始合此
藥以白玉碾龍合子貯之因以名焉

禮部王負外言崔豹古今注蛺蝶大者名鳳子然詞人
罕用余讀韓偓詩有鵝兒唼唼雌黃鶯鳳子輕盈膩粉

腰正為蝶也

元微之詩云松門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蓋有唐宣政殿為正衙殿廷東西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舊圖至今猶存

按開成元年正月詔以入閣日次對官班退立於東階松樹下俟宰臣奏事畢齊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雖紫宸殿亦有松樹為待對官立位云殿門外有藥樹監察御史監搜之位在焉唐制百官入宮殿門必

搜監察所掌也太和元年下詔曰自魏晉以降參用
霸制虛儀搜索因習尚存朕方推表大信寘人心腹
况吾台宰又何間焉自今已後坐朝衆寮既退宰臣
復進奏事其監搜宜停

禮部王員外言昔見朝議大夫李冠卿說揚州所居堂
前杏一株極大花多而不實適有一媒姥見如此笑謂
家人曰來春與嫁了此杏冬深忽攜酒一尊來云是婚
家撞門酒索處子裙一腰繫杏上已而奠酒辭祝再三

家人莫不笑之至來春此杏結子無數江淮亦多有嫁
橘法不知是何術也

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然亦畏霜每霜時亦不
甚收惟洞庭霜雖多亦無所損詢彼人云洞庭四面皆
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歲收不
耗正為此爾

司門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鎮近居許昌作高菴以待
司馬公累招未至菴極高在一臺基上司馬公居洛作

地室隧而入以避暑熱故蜀公作高菴以為戲也北京
留守王宣徽洛中園宅尤勝中堂七間上起高樓更為
華侈司馬公在陋菴所居才能庇風雨又作地室常讀
書於其中洛人戲云王家鑽天司馬家入地然而道德
之尊彼亦不知顏氏子之樂也

元豐三年高麗國遣使柳洪副朴寅亮朝貢且獻日本
國車一乘洪云諸侯不貢車服誠知非禮本國所以上
進者欲中朝見日本工拙爾朝廷為留之高麗本箕子

之國其知禮如此

熙寧中福建賊廖恩聚羣黨於山林招撫久之方出降朝廷赦其罪授右班殿直既至有司供脚色一項云歷任以來並無公私過犯見者無不笑之

淳化中有司言油衣帟幙損弊者萬數欲毀棄詔令煮而浣之命尚方染以雜色刺為旗幟焉

晉志云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則服之唐制三品已上紫褶五品已上緋褶通用細綾

七品已上綠褶九品已上碧褶通用小綾玉藻云禪為
紵音急引也帛為褶今袷也鄭云禪為紵有衣裳而無裏
者也帛為褶有表裏而無著者也周遷與服雜事云趙
武靈王縵胡之纓戎服有袴褶之制始自漢武近世服
以從戎隋制纁嚴文武百官咸服之車駕親戎則縛袴
使不舒散皇朝導駕官袴褶蓋馬上之服也

通典梁御史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鞬一人
紵衣執鞭杖依行列行七人唱呼入殿引隍音至階一

人執青儀囊不惶國朝故事御史中丞涖官呵引至朝堂門兩朱衣吏雙引入朝堂至文德殿門止蓋亦引惶之比也

唐德宗貞元十年七月賜故唐安公主謚曰莊穆蓋公主賜謚始於此也

杜甫紫宸退朝詩云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云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乃知唐朝殿前種花柳今殿庭惟對植槐楸鬱鬱然有嚴毅之氣

世言市井市廛未曉其義如何因讀風俗通曰市亦謂之市井言人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潔然後到市或曰古者二十畝為井田因井為市故云又市中空地謂之廛顏師古乃云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之所總而言也

契丹謂佳坐處曰巴納四時皆然如春巴納之類是也不曉其義近者彼國中書舍人王師儒來修祭奠余充接伴使因以問師儒答云是契丹家語猶言行在也

梁沈約有修竹彈甘蔗文其畧曰渭川長蕪淇園貞幹臣
修竹稽首言切尋姑蘇臺前甘蔗一叢宿漸雲露荏苒歲
月今月某日有臺西階澤蘭萱草到園同訴自稱今月
某日巫岫歛雲秦樓開照乾光弘普固幽不燭而甘蔗
攢莖布影獨見障蔽雖處臺隅遂同幽谷臣謂偏僻難
信取察以情登攝甘蔗左近杜若江蘺依原辨覆兩草
各處異列同款既有証據差非風聞妨賢敗類孰過於
此而不除戮憲章何用請以見事徙根翦葉斥出臺隅

庶懲彼將來謝此衆屈歷觀自昔文集未嘗有此類者
雖曰新奇蓋亦有所寓託也

史記趙同漢書同作談蓋司馬遷以父名故改之今人
與父同名者改曰同為是也

古今說海卷一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八

明陸楫編

說畧二十四

雜記二十四

就日錄

闕名

唐人著夢書言夢有徵夫夢者何也釋氏以四法判之
一曰無名薰習二曰舊識巡遊三曰四大偏增四曰善
惡先兆周官筮人掌占六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

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造化權輿曰神遇
為夢形接為事浮虛夢揚沉實夢溺寢藉帶夢蛇鳥銜髮
夢飛將雨夢水將晴夢火將病夢食將憂夢歌舞此列
子之論也李泰伯潛書云夢者之在寢也居其傍者無
異見耳目鼻口手足皆故形也魂之所遊則或羽而仙
或冠而朝或宮室輿馬女婦奏舞興乎其前忽富驟榮
樂無有限極及其覺也撫其躬無毛髮之得於是始知
其妄而笑此無他獨其心之溺焉耳嗚呼將幸而覺邪

抑將冥冥遂至於死邪前者諸說各有所見且周官載之甚悉而列子之神遇李泰伯之魂遊心溺果然哉然有二說如夜夢得金寶貨覺而無所獲若夢與女人交覺而失精此非心溺乎如夏月露卧偶夜露下而失覆則夢雪降冬月擁被衾多則夢火熾此非神遇乎夫至人無夢者緣無想念蓋恐此路頭熟著其所好而往則將冥冥沒沒而不知返者有之要在平昔學力讀者當察之

孔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是聖人素其位而行所過不可必故歸之於命先言道而後言命天之有命聖人依命而行道所以嚴君平西蜀設肆為人臣者勉之以忠為人子者勸之以孝是亦行道爾後世不知斯理殫於書傳自立一家或以五行支干或以二元九氣或專取於日或寓於星禽或依於易數立說紛紛徒惑聞見爾如漢高帝入關三百人皆封侯趙括四十萬衆悉坑死豈漢兵無一人行衰絕運限者

趙兵無一卒在生旺日時者此理可見近東淮岳總卿
刊江西廖君所類諸家命書為五行精紀其集錄備載
而無去取亦不免拘於五行之內言之且造物者惡得
以甲乙數語窺之且夫人事未盡焉盡天理故與人同
即為合德知過再犯即為轉趾聞言不信即為孤神財
不儉用即為耗宿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
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
則軍校微有譴訶此又不知於命以何而取焉大抵燭

理明之人五行神鬼皆不能拘繫陶淵明有云癡人前
不宜說夢而達人前不可言命至急則無陰陽凡有妄
心則被五行所惑一有私心則為鬼神所制況天道福
善禍淫鬼神禍盈福謙以命取斷於卜師彼以餬口之
迫而藉此術以度日欲決行藏一以為貴一以為賤轉
為之惑以事求用於神彼以幽沉之後尸其享祭焉敢
以無作有以曲為直私之於人且人事之公行未有詢
人者惟有私求則往祈禱之夫神鬼本畏人而人一有

妄心求彼即彼得以肆欺於其間也近時有一內貴官以門下人命使術者議之若言命佳則必以奇禍擾之言命窮則必以好爵榮之此是特與造物爭功畧舉此以少釋其惑

錢塘江潮之說前後紀錄不一山海經以為海鰩出入穴之度佛書以為神龍之變化葛洪潮記謂天河激湧洞冥正一經云月周天而潮應王充論衡謂水者地之血脉隨氣進退而為潮竇叔蒙海濤志以潮汐作濤必

待于月月與海相推海與月相明東海漁翁海潮論云
地浮於大海隨氣出入上下地下則滄海之水入於江
謂之潮地上則江河之水歸於滄海謂之汐浙江發源
最近江水少海水多其潮特大潘洞浙江論曰海門有
二山曰龕曰赭夾岸潮之初來亦慢將近是山岸狹勢
逼如湧而為濤姚令威聚語載會稽石碑大率元氣嘘
翕天隨氣而漲歟瀆淳往來潮順天而進退者也浙江
南自纂風北自嘉興夾山而水濶下有沙渾

徒旱切

南北

巨之隔礙洪波盛遏潮勢非江山淺逼使之然也雲麓
趙景安漫抄載徐明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
元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與元氣升
降互為抑揚而人不覺衆家之議海潮潘洞之論勢頗
為當理而止云勢逼而為濤東海漁翁之論源近遠而
分大小理亦近似而云地浮於水其理間斷不若徐明
叔等高麗錄云天包水水承地而元氣升降竇叔蒙之
論濤符于月此說正與會稽石碑及趙景安所議相合

且月陰也潮水也皆應於易之坎卦為用故易說卦坎為水為月於此可見是以三家之論為得焉

焚紙錢之說唐王璵傳曰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錢為鬼事至是璵乃用為襁褓則是喪葬之焚紙錢起於漢世之瘞錢也其禱神而用寓錢則自王璵始矣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禮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怪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徽廟朝高峯廖用中奏乞禁焚紙錢有云嘗

怪世俗鑿紙為錢焚之以徼福於鬼神者不知何所據
依非無荒唐不經之說要皆下里之所傳耳使鬼神而
有知謂之慢神欺鬼可也李珂松牕百記云世既是妄
人死而為鬼其妄又可知無身心耳目口鼻之實而六
習常不斷顛倒沉迷豈復覺悟方其具酒殽列冥器鑿
楮象錢印繪車馬而焚之以妄塞妄也蓋嘗原其本初
恐瘞錢為死者之禍及世艱得錢易以紙錢自後汭襲
至唐而焚之其來久且遠而廖高峯遽欲絕之以塞妄

費且夫子謂死葬之以禮又曰敬鬼神而遠之是夫子不欲遽絕而以有無之中言之惟邵康節云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最為通議

夷堅志載真官行持靈驗處極多且行持符法自虛靖正一二天師傳度符籙于世亦是運自己精神真氣正心而驅除妖邪若自己神靈氣清心正之人鬼神亦自畏之況受正法符籙乎上帝好生慮有邪魔為下方之患遂以天神應化人世用此符籙而馘除之實於助國

行化不為無補猶於自己積功立行可以超登仙列今
也不然有無事取罪者妄意傳授符籙假此以苟衣食
行持治病則自帶親僕專備附體仍呼神叱鬼又且召
役獄帝城隍且獄帝城隍可比人間監司郡守謂如人
役僕隸受其利養處之無法尚不伏使令不知汝有何
功德有何神通以動監司郡守況獄帝城隍乎豈不自
招陰譴而又要求財物作為淫亂動違天律生不免於
雷震死則墮於風刀幽沉是誰之過歟

舊傳不肖子有三變其初變為蝗蟲謂鬻田園而食次變為蠹蟲謂貨書而食又變為大蟲謂賣人而食此切當其理今之不肖子謂此三蟲恐未足以盡其實初父母未亡也憑藉父祖門蔭聲勢在外無所不為朝去暮歸盜竊財物恣情為非父兄以內有所主及持父兄家私事逼其婢妾至於掣肘或恐玷已遂為掩蔽付之無可奈何及託前世甚至在外指屋起錢高價賒物低價出賣謂之轉肩人皆指而目之爺健大郎父有因此淹

抑成疾又增利貸錢候父母死還錢謂之下丁錢其或
母先父亡猶且庶幾者若或父亡而母存其為害特甚
初父亡得財產入手豈顧其母及財散而母存甘旨不
具展轉孤苦親戚兄弟有不忍者攜歸奉養則徃彼爭
喧取擾謂母有挾藏之物反為求索其親厭煩則付母
還之復受岑寂或有兄弟羸給則興訟索分亦自有此
等人資給以導其為訟既訟畢得錢浪費無歲月間又
已空虛連及妻室姊妹覓人蓄養作偽親戚出入閨門

分甘忍恥食殘衣弊而妻輩以寒饑所困初似羞澁終則願為間有妻輩家以力奪去及妻子輩鬻身事人或與所事者厚愛從彼棄此不肖子俱無所施則思舊所交遊者及父兄朋友而求索度日如此又不知以何等蟲處之矣

古今說海卷一百八